

《戏台》：一面映照时代与人性的镜子

■文于仰飞

2025年暑期档，陈佩斯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《戏台》，集结了黄渤、姜武、余少群、尹正等国内一众实力派演员，以其独特的叙事解构、深刻的主题内涵以及精湛的表演艺术，为观众带来一场笑中带泪的视听盛宴，在中国喜剧电影的海洋中激起层层巨浪。

电影《戏台》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。五庆班班主侯喜亭(陈佩斯饰)带着戏班来到京城德祥大戏院演出，原计划首演中压轴登场的是当红名角儿金啸天(尹正饰)，将以一出《霸王别姬》惊艳全场。然而，命运却在这个时刻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，包子铺伙计大嗓儿(黄渤饰)在送包子的时候，阴差阳错地被误攻入京城的洪大帅(姜武饰)错认成了名角儿金啸天，洪大帅执意要让大嗓儿唱《霸王别姬》，否则要大闹剧院。这一错位事件引来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连锁反应，台上真假霸王轮番登场，引来台下荒唐众生相，整个戏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
现实、戏曲与历史 三重时空的精妙嵌套

电影《戏台》围绕五庆班在京城德祥大戏院演出京剧《霸王别姬》展开，采用了“戏中戏”和“案中案”的架构，构建起来了现实、戏曲、历史这三重时空的叙事嵌套结构，从多重角度折射出权力、艺术以及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
就现实层面看，五庆班班主侯喜亭带着戏班进京演出，不成想因为洪大帅攻入京城而遭遇麻烦。包子铺伙计大嗓儿却被误认成名角金啸天而被迫上台扮演楚霸王，正是这一身份的错位却使得戏班内外、戏台上下陷入混乱。前台购票观众要求退票砸场，后台洪大帅持枪逼迫改戏，各方势力被卷入其中，原本正常的演出变得波谲云诡。

戏曲时空则是以戏台上演出的京剧《霸王别姬》为载体，展现了传统京剧艺术的魅力与忠义精神。戏台之下，洪大帅以刀枪相逼，戏班被迫篡改《霸王别姬》的经典结局，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亵渎，更是强权对文化尊严的残酷碾压。然而即使被刀枪相逼，金啸天仍秉持“戏比天大”的职业操守坚持不改戏，这也暗示着艺术精神在污浊的现实中的救赎，真正的艺术精神正顽强地闪烁着光芒。

历史时空则是整个故事提供的大历史背景。影片虽然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年代，但是通过故事开头炮轰场面、洪大帅的军服样式、德祥大戏院外的标语等细节可知，《戏台》故事大约是在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的军阀割据混战时期。而此时的中国大小军阀多达1300余人，戏曲艺人作为“下九流”群体，被迫卷入政治漩涡。电影《戏台》中洪大帅强令戏班篡改《霸王别姬》的故事结局及人物唱词而增演“劝进戏”的情节，与1927年军阀张宗昌强令梅兰芳改编《凤还巢》为其歌功颂德的史实高度吻合，体现了电影《戏台》艺术创作对历史细节的严谨考证。

三重时空的嵌套结构，使得影片叙事层次更加丰富多元，当银幕上出现京剧《霸王别姬》的英雄悲歌与戏班成员向洪大帅跪地求饶的滑稽场面时，观众在欣赏喜剧的同时，更是在历史的崇高与现实的荒诞间生发出对现实的无力感，

从而更加深刻理解了影片所传达的主旨意图。

权力、艺术与人性 三重关系的深度博弈

电影《戏台》中以洪大帅为代表的军阀势力，象征着权力的滥用与蛮横。他不懂京剧，却凭借手中的枪杆子，强行干预戏剧演出，要求包子铺伙计大嗓儿代替名角儿金啸天演楚霸王，还命令“楚霸王”必须过河，更不能死。这种荒谬的要求，不仅是对戏曲艺术的破坏，更是对艺术尊严的系统性绞杀。洪大帅的徐副官如墙头草一般，他狐假虎威是权力末梢的代表，对戏班成员颐指气使，进一步加剧了权力的压迫感。而戏班内部的分化则是弱者对弱者的倾轧，在权力的威逼下选择妥协，成为权力的帮凶。他们既是强权下的受害者也是帮凶，显示出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与腐蚀。

强权之下，坚守艺术尊严显得尤为可贵。金啸天虽然颓废沉沦，但一听到锣鼓点敲响，便满血复活，坚守着“戏比天大”的职业操守，在炮火中唱完一字未改且原汁原味的《霸王别姬》。他的坚守是艺术精神在污浊现实中的自我救赎，更让戏台外的观众看到了艺术的永恒魅力。面对军阀，侯班主为了保全戏班不得不面对强权低头，笑容中带着一丝无奈和讨好，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，生怕惹怒这位“煞星”，但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执着。当洪大帅拿枪顶着他的脑袋要求改戏的时候，他一边口头答应，一边跪倒在祖师爷神像前祷告，他眼底尽显疲惫，那是长期在权力压迫下的疲惫与无奈，然而，暗中谋划着如何尽可能地保留艺术的原汁原味，他在屈服与妥协间挣扎着，努力保持艺术的微弱火苗并传承下去。

电影《戏台》中的人物群像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。大嗓儿是包子铺的伙计，因为一次送包子到戏班被洪大帅错认成京剧名角儿，一开始，他心中暗爽，享受着被错认成京剧名角儿众星捧月的感觉。当洪大帅夸他“有霸王气”时，他翘起强硬的嘴角，将内心的得意和紧张表现得恰到好处。然而，当面临军阀的威胁时，他也感到恐惧与无助，即将将戏词“力拔山兮”改为“你这人忒霸道”，人物的真实性情得以流露，关键时刻，他以自己的方式捍卫了艺术的尊严，这是一个小人物在强权威逼下的风骨。

作为洪大帅的六姨太思明，渴望逃离被大帅掌控的命运，因痴迷于京剧名角儿金啸天，却又陷入了盲目崇拜的误区。她的所作所为，既反映了在乱世中女性作为附庸而面临生存的困境，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。而男旦凤小桐的内心却经历了从纠结到坚定的转变，为了活命，他一开始配合大嗓儿扮演的霸王演戏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仍是傲骨铮铮，最终凤小桐做出了无愧于心的选择，情愿用生命来捍卫艺术和个体的尊严，与金啸天共同完成了《霸王别姬》的演出。

视听语言与叙事功能的完美融合

电影《戏台》将视听语言融入叙事，以“三幕式”视觉方案推动故事向着纵深方向发展，不但为观众提供了更加立体化的叙事节奏，在无形中完成了一场权力关系的视觉展演。这一多层次性的视觉方案，是对简单叙事的超越，更成为电影在表达深层次主题的最佳载体。

第一幕以暖色调与高度对称图案为主，并融入中国传统卷轴画的美学风格，将戏院后台营造成一个封闭而稳定的空间，展现其秩序感，让观众感受到戏班表面风平浪静背后的暗流涌动，就此埋下伏笔。第二幕的视觉风格因军阀的闯入由暖色调转变为冷色调，军阀的蓝色制服与枪械的金属光泽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了暴力感，加之构图由对称转变为倾斜，使得原有的秩序感走向崩塌，更是外部强权对传统艺术的粗暴干涉，更使得权力关系被彻底颠覆。第三幕的色彩趋于饱和，尤其是在戏台上的荒诞演出时，顶光灯将戏曲舞台的封闭空间打破，人物不再受限于狭窄的框架之中，戏台上下融为一体，这种视觉上的冲击，是对旧权力的瓦解，预示着新的、尚未完全成型的秩序即将诞生。电影《戏台》以三幕式的视觉方案，出色地完成了一场关于权力关系演变的视觉盛宴。这种视觉叙事的力量，使得影片超越了单纯的戏剧冲突，再造了一部关于秩序、自由与再创造的时代大戏。

影片结尾的两枚“彩蛋”恰如时代的双面镜，它们如同硬币的两面，共同指向那个永恒的剧场隐喻：生活就像一场戏，我们都在别人的目光下，戴着面具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。

(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、北京开发大学副教授)
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

暑期档伊始，《酱园弄 悬案》《恶意》《无名之辈：否极泰来》等重磅影片的市场反馈大多差强人意，名导演与大明星的组合、当红演员搭配热门类型的商业经验在当下屡屡失灵。有评论认为，国产电影共情能力的大幅下降，是观众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普罗大众期待在电影里看到自己的生活和故事，《长安的荔枝》的票房和口碑，再次证明了商业电影这一核心叙事功能的有效性，它用大唐盛世“飞骑送荔枝”的故事，与当下观众达成了穿越历史的共情。

基于规则的共情

和绝大多数商业电影一样，《长安的荔枝》给九品小吏李善德(大鹏饰演)设置了一个“不可完成的任务”。荔枝“一日色变，二日香变，三日味变”，小吏的身家性命，就系于要将鲜美的荔枝从岭南送到5000里外的长安。“接受任务-测试任务-完成任务”，三幕式结构的运荔枝事件构成了故事的主线。

在表层的事件之下，“运荔枝”故事的内核其实是“规则”，李善德的人生和命运，是在规则的交替和交织中浮沉辗转。

首先他要顺从的是生活与职场的现实规则。身为“长安的浮萍”，李善德年轻时也曾心怀“为民作官”的壮志，但现实的压力却无处不在，为了户口、妻小，为了偿还房贷，他恪守着“忍得了羞辱，受得了推脱，才能在长安立足”的生存之道，成为了老实本分的中年职场“牛马”，还免不了为领导和同事们“背锅”的命运。他

作为相隔六年的续作，《罗小黑战记2》在剧情内容和主题立意上相较前作有了显著提升。一开篇就抛出“妖灵会馆遭袭击”这样的悬念，将故事推向关乎人妖两界安危的宏大危机。小黑与师父无限本已隐居小镇，却不得不再次出山调查真相，踏上一段充满未知挑战的冒险之旅。与前作聚焦于小黑个人成长的叙事不同，第二部将他的个人经历融入更广阔的世界冲突之中：妖精世界维系多年的和平被打破，人类与妖精两个族群之间潜伏的矛盾浮出水面。这种叙事规模的拓展使得影片的主题立意更为丰富深刻。

在主题思想层面，第二部相较前作有了全面升级和延展。第一部所传达的“家园与归属”“信任与陪伴”等主题，在第二部中被注入了更复杂的时代命题。例如，影片继续探讨了不同种族如何共存这一核心议题，但不再停留于理想化的和谐画面，而是深度展现维持共存所面临的现实冲突与抉择。人妖两界的身份差异引发了一系列误解与摩擦，和平共处不再被浪漫化，而被呈现为需要各方努力维护的动态平衡。通过展现这一冲突升级的背景，电影深化了关于“守护与责任”的探讨：小黑不再只是一个被动接受保护的角色，而是在动荡中逐渐承担起守护师父、守护和平的责任，体现出更成熟的价值观念。

在更宏大的叙事格局之下，《罗小黑战记2》的人物设定与角色塑造也得以进一步深化。影片通过主人公的成长转变与新角色的加入，共同呈现了更加丰富而立体的群像画卷。

首先，主人公罗小黑的角色成长在第二部中有了质的飞跃。第

二的经历就是一出唐朝版的“打工仔”故事，让今天的观众在会心一笑间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。

李善德更无力抗争权力的规则，在权力面前，他的生死成败都身不由己。口含天宪的圣人一时兴起，李善德就被诰进了“送荔枝”的死局；当他找到可行办法，又因不懂“雨露均沾”的潜规则，被相关部门推诿“踢皮球”；右相杨国忠(刘德华饰演)的“支持”，让无人理睬的“荔枝使”转眼炙手可热，得以调动各种国家资源实现自己的计划；支持的背后隐藏着朝廷大员的权力之争，又把他推入了更难逃脱的“死地”……。借由送荔枝的小切口，故事写出了权力森严面具下的荒诞和不堪，让人心有戚戚也唏嘘感叹。

李善德最终成为为民请命的“英雄”，是他不忍于自己的良心，或者说觉醒于一种朴素的历史规则。运荔枝的经历，让他看到了盛世光景下国的满目疮痍，见证了层层盘剥下家的流离失所；精于计算的本领，让他拆穿了杨国忠关于耗费的谎言：“天下钱粮，皆有定数”，无度地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上”，必定不可持久。

在人物与各种规则的抗争、博弈和顺从的书写中，大鹏所塑造的李善德，有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复杂性和厚重感，他超越了商业电影中常见的“人物性格-戏剧动作”模式，在这个小人物近乎荒诞的命运中，折射着权力的颠预任性和时代的沧桑荒凉。他让今天的观众共情的原因，除开小人物和接地气等一贯的策略之外，更在于今天的人们依然会被各种规则约束和塑形，

《罗小黑战记2》： 全新蜕变的诗意冒险

一部中，小黑还是一只初入人类世界的小稚妖，外表以一只憨态可掬的黑猫形象示人，性格单纯善良但缺乏历练。在前作的故事里，他大多处于被保护和被引导的地位，由师父无限以及伙伴们为其遮风挡雨。然而，经过岁月的洗礼，第二部中的小黑已然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少年妖精。他不仅法术实力显著提升，在面对强大敌手时展现出矫健敏捷的身手和沉着自信的神态，更重要的是在心态上变得成熟坚定。当危机来临，小黑毅然承担起保护师父与守护和平的责任。这种从“被保护者”到“保护他人者”的转变，让小黑的角色弧光比前作更加清晰可见。他在续作中经历了更为曲折的磨砺与抉择，其成长轨迹充满转折与进步，令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角色深度的全面升级。

其次，作为小黑的师父和人类搭档，无限这一角色在第二部中同样展现出新的层次。前作中的无限以强大冷静的形象出现，身为人类执行者他实力非凡、城府深沉，对小黑既严厉又不失关怀，是引领小黑走向正轨的关键人物。在2019年的故事里，无限更多作为一个近乎全知全能的守护者存在。然而在《罗小黑战记2》中，无限的处境发生了巨大转变。这一次，他不再只是居于上风的保护者角色，反而因为妖灵会馆遭袭事件而身陷险境，需要面对自身能力甚至信念的考验。尽管无限依旧展现出一如既往的从容与实力，但我们也能以窥见他更温柔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：对于徒弟小黑，他表现出长者般的关切和信任，在共同历险时流露出细腻的情感。这种角色维度的拓展使无限不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强者形象，更成为有血

依旧会遇到诸如理想与现实、良知和利益的冲突和争议。基于此，个人将其称为基于规则的共情。

实现共情的路径

从概念上而言，电影叙事中的“共情”(Empathy)是指观众在观影过程中，通过情感投射、认知理解或情感共振，与角色、情节或故事主题产生深度情感联结的过程。这种情感联结让观众超越“旁观者”身份，体验角色的喜怒哀乐，甚至认同其价值观。实现共情既依赖于创作者对叙事策略的设计，也与观众的心理机制密切相关。

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为影片提供了良好的文学基础，在他的创作理念中，尤其重视在历史题材里开掘出“当下性”，它不是强行把现代的观念填塞进历史叙事，而是要在历史中找到能和当代人情绪共通、情感共鸣的题材。在小说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叙事的核心是“一个底层公务员被逼到绝境后的挣扎”，这种困境具有穿越时代的共鸣感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人们都可能面临类似的职场压力、体制束缚与自我挣扎。

在对小说的电影化改编上，大鹏在个人的作者表达与商业电影的市场诉求之间找到了平衡点，既传递了自己对社会、人性的思考，又保证了影片的商业观赏性。

在商业诉求方面，影片中紧凑的叙事节奏、精彩的动作场面、细腻的情感刻画等叙事策略，都贴近了当下观众的欣赏习惯。例如，李善德在运输荔枝过程中的多次遇险与脱险，场面惊险刺激，极具视

《罗小黑战记2》： 全新蜕变的诗意冒险

有肉、有情感起伏的人物，为续作的人物刻画增添了厚度。

最后，新角色的加入和群像视角的运用使第二部的人物谱系更加丰富立体。全新登场的师姐鹿野无疑是续作的一大亮点。她以英姿飒爽的造型和强悍敏捷的战斗力令人眼前一亮，多场精彩纷呈的打斗戏中都留下了鹿野干练矫健的身影。鹿野性格上虽表面冷峻寡言，内心却坚韧而重情义，这种“外冷内热”的反差魅力使她迅速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。与此同时，鹿野神秘的身世背景也为剧情增添了一层悬念与情感张力，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涵。小黑、无限与鹿野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师徒三人组，来自不同背景和立场的角色并肩同行，使人物关系的层次比前作更加多样饱满。这种多角色协作与互动的描绘，有效避免了续集可能出现的情节简单重复或角色功能单一的问题。除核心三人外，影片中还出现了若干性格各异的新人物——无论是妖灵会馆中的盟友长辈，还是暗中策动阴谋的劲敌对手——他们各自鲜明的设定共同构成了续作更为庞大的角色群像。可以说，相较第一部以单一主角为中心的叙事，《罗小黑战记2》在人物设定与关系网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，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更为热闹、多姿多彩的角色世界。

在美术风格方面，《罗小黑战记2》延续了系列一贯清新可爱的手绘画风，同时在画面质感和艺术细节上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。前作以简洁柔和的色彩和Q版的人物造型见长，呈现出温馨治愈的视觉基调，虽然风格讨喜但场景规模相对朴素。续作则在保持这种独特手绘魅力的基础上，大幅丰富了

觉冲击力，能够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。而李善德与妻女之间的亲情、与林邑奴、苏谅等人之间的友情，则为影片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，满足了观众对情感共鸣的需求。

从作者表达来看，大鹏通过李善德这一角色，表达了对小人物在权力体系中挣扎与反抗的关注。李善德身上体现出的善良、坚韧以及对命运的不屈服，正是创作者对人性中美好品质的肯定。同时，影片对官场腐败、权力滥用的批判，也展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。这些个人化的表达并非生硬地灌输，而是融入到精彩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之中，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感受到。

尤其精妙的一个段落是，当贵妃寿诞的倒计时归零，李善德单骑奔向辉煌的宫殿，火红的木棉花瓣从撕裂的背囊中飞起，挥洒一路花雨。这是他对妻子的承诺，红色象征炙热的爱情；这也是李善德耗尽心血的写意，当荔枝终于被送到，让他枯槁失血的是任务本身的无意义；这也是划开盛世表象的一道伤口，在人们毫无知觉的岁月安好中，他是报讯大厦将倾的“吹哨人”。大鹏成熟的导演技巧让这个段落成为影片的华彩乐章，他直接用视听的语言作用于观众的感官，传递出复杂而强烈的情感。

在好看的历史传奇中，为当下的社会情绪找到出口，这是《长安的荔枝》催热暑期档市场的“秘密”，票房后来居上的《南京照相馆》也印证着同样的规则，电影和大众的共情，才是吸引观众更持久、更可靠的动因。

■文/虞晓

■文/徐弛